

时尚批判



为什么尖利的女人福薄

袁媛的《非诚勿扰》之旅，几乎算得上是一个尖利女子命运轨迹的隐喻。

■周珣

最新一期江苏卫视《非诚勿扰》看不见嘉宾袁媛了。我认识的一个“非诚勿扰”，男性，为此拊掌称快。

在此之前，他不只一次地表达报名上节目的强烈愿望，他的目的很单纯——为了让袁媛消失。他预备牺牲自己，好歹把袁媛领走，“为民除害”。在“西班牙海归”因一句“家庭条件相当”招致袁媛痛斥的那期，该男这种愿望达到顶点。显然，和他抱类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数。那期节目之后，袁媛承受了成规模的骂声，而厌倦更如滔滔江水。

但袁媛的《非诚勿扰》之旅，几乎算得上是一个尖利女子命运轨迹的隐喻。

是的，最初，甚至不短一段时间，她都显得很聪明、反应快，伶牙俐齿，言语不平淡，甚至有时能切中肯綮。总之，是舞台上足以引人注目的亮点。

是这样的，很多尖利的女人，其实都智商不低，说高于常人也不为过，她们敏感、锐利，自负聪明，老觉得自己目光如炬，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所在，来不来就打算针针见血、直指人心。在一些时候，她们也真的是对的，对人性

阴暗的一面，她们有惊人的触觉和穿透力。

但更多的时候，她们实在是“想多了”。

就像“西班牙海归”一句想找个“家庭条件相当”的女生，让袁媛一反应、一分析、一联想，就变成了这男人怕女生占他便宜沾他光。不必争论这个“家庭条件”的意思是不是简单地指钱、指经济条件，就算是，也不能说是过分的要求，如果你没有占人家便宜的打算，怎么会想到他怕你占便宜？你既然不算计着要沾他光，他不让你沾光也不用那么愤恨不平吧？

尖利的女人通常倾向于这种过度解析，对一件事、一个人、一句话绕着弯子地琢磨，她们不相信她们自己和所有的人眼睛看到的、耳朵听到的，她们只相信自己“深入”分析的，不把它彻底复杂化誓不罢休。她们的想象力异常丰沛，天马行空，纵横四海，热衷深入挖掘灵魂深处一闪念——你就不闪念，她们也能找出

点蛛丝马迹，而且被她们解析出的闪念，一定不是善的、好的、正面的。

她们的问题，并不在嘴巴厉害，开口不饶人，真正的麻烦在，她们是真的“不憚以最坏的恶意”揣度他人。

什么事也禁不住这样的“推求”！

在热爱“推求”、过度解析和牙尖嘴利之下，是一颗敏感、脆弱、警觉、挑剔、冷气森森的心。很多时候，过往的不幸福，会让人比较尖利，心性偏激，表面热衷攻击，实际随时自卫，总觉得别人是整她害她损她不利于她。而因为不幸福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偏于尖利，还可能让自己的幸福感、幸福指数无底线坠落，你想啊，天天跟个刺猬似的，时时刻刻在防守反击的高度戒备中，日子好得了吗？

福薄的女人容易尖利，当然不是所有，而尖利的女人多数都会福薄。就算她本来有足够的条件讨人喜欢，但这尖利一条就够让人避之惟恐不及了。因为尖利久了，会形成习惯，她本能炸起的那些刺，会刺疼满怀善意、愿意亲近她的人们。



那些奇节伟行的男子，那些竞吐芬芳的奇花异卉，常常导引着我们的心灵卓然出尘，丰盈而淡泊。

■陈雄

魅力即在超乎常情处

在一个许多正常的词语变成贬义词的时代，我有时愤懑地忧天，如果有一天“才子才女”也沦为骂人的口头禅，那真是最黑色的幽默了。

这也难怪，今天的社会，正在走向极端商品化，信奉实用人生哲学的人们沉醉于享乐主义、拜金主义不可自拔，金钱与权力的魔杖点石成金所向无敌，以世俗的价值观来看，“才”而不“财”非“才”也，如果才华换不来荣华富贵，就一钱不值。

曾经看到一篇文章，题目是：好女不嫁才子。大意是，所谓的“好女”嫁给那些穷酸才子，简直是瞎了眼往火坑里跳，绝没有好果子吃。

而对于才女呢，“好男”们的态度很一致，才女如果长得不美，他们的兴趣就会大打折扣，居家过日子，贤妻良母还是首选。至于小资类的“新型才女”，要费心费力地侍候，实在太累，而如果是才女加美女，恋爱同居可以，结婚是不在考虑之列的。

现实如此，但我从来都不认为，那些真正的才子才女是让人鄙薄的。

恰恰相反，他们或者她们流光溢彩的生命是值得尊敬与爱怜的。那些奇节伟行的男子，那些竞吐芬芳的奇花异卉，常常导引着我们的心灵卓然出尘，丰盈而淡泊。假如说历史上不曾出现过屈原、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、曹雪芹，出现过蔡文姬、谢道韞、李清照、柳如是，琐碎庸俗的现实岂不更加让人难耐？

才子多难，红颜薄命。这世俗中标签似的结论，并未揭示出多少实质性的内涵，在我看来，既不是才子也不是美女的芸芸众生，活得艰难、落得一生凄惨的，也不在少数，只是草根被历史尘埃掩埋，注定不会成为瞩目的焦点。总有一些人会被人们记住，才子才女即在其间。

才子才女独呈翘楚，魅力持久让人记挂，除了不世出的才气，还在于每个人自有超乎常情处。
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超乎常情就是不通人情世故，但性格怪异只是表象，真正的实质，是不向世俗妥协，不以才气与美丽去做交换。媚俗媚权媚钱，虽然谈不上有多么可耻，但势必会折损才气。

集体亮相于这本书里的才子才女，只是历史画卷之中的一角，我喜欢探掘他们或者她们身上的灵性与真性，像顾惜之的真痴假痴，唐伯虎的轻率狂放，张咏的性急坦荡，谢道韞的机智冷静，柳如是的缠绵刚烈，王戎妻的小女人味，山涛妻的大丈夫气……我企图翻拣一些新鲜的趣味情思，解读若干命运的密码，如能让读者会心一笑，有所感悟，也就够了。

这个世界，宁静与安祥已很难得到，稍感自慰的是，我们还未泯灭憧憬宁静与安祥的天性。

（此文为《历代才子才女的生活碎影》一书自序，该书由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出版）

序跋精粹

经济信息

槟榔广告扎堆《脱颖而出》 一万颗心中，有一万口“雄究竟”

昨日，由三湘都市报、华声在线和湖南电视剧频道联合推出的国内首届广告真人秀《脱颖而出》之广告也疯狂的海选又掀高潮，各路达人、雷人齐聚演播厅，拿出看家本领尽情秀出广告创意和表演才能。

尤为抢眼的是，一整天的广告剧目中竟然出现了相当一部分的槟榔广告，而具有黑色的精致包装袋、散发着浓郁湖南本土气息的皇爷“雄究竟”槟榔，自然成为了现场出现率最高的产品，“越是当地的，就越是大众的啊！”来自北京的特约媒体观察员在观赛时连连感叹。

时尚版：“妻管严”的“邢冠希”

比赛还没开始，现场就已有女生议论：“像陈冠希喇！”“是吴彦祖！”最终还是导演一锤定音，拿出报名资料“山寨陈冠希”赫然入目，来自湖南大学表演专业的大三男生小邢就这样先抢了眼球。

提着大包小包，一脸郁闷地走在趾高气扬的女友身后，“邢冠希”的开场似乎很普通。“累了？”刁蛮的女友拧住了“邢冠希”耳朵，“再揪、再揪、再揪！”女友连着3次加大手劲，“邢冠希”的表情逐渐狰狞，脸也越来越被拉近女友，“哦！”女友突然转嗔为喜，在“邢冠希”脸上亲了一口，在场人员的

眼里都闪出一丝好奇——“看来，越揪（究）越好啊！”“邢冠希”用一个阳光幸福的表情，利落地结束了表演。巧妙的创意获得了评委的高度赞扬。

“这个创意甚至比现在市场上正在使用的还要好！”评委李维斯是广告界的专家，他的表扬给了“邢冠希”不小的鼓励，“时尚青春的外表，搭配本土风行的产品，很适合在我们这样的平台发布！”媒体评论员对此也很是赞赏。

古典版：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嚼槟榔”

一身标准的周星驰版“四大才子服”，一把纸折扇，一口令人莞尔的湘派普通话，就构成了雄究竟槟榔广告的古典创意。

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嚼槟榔！”在大屏幕

上园林背景的衬托下，帅哥的吟咏

有板有眼，最后一句巧妙的化用，确有纯粹的商业广告风范，善意“恶搞”古诗词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但在评委和媒体观察员看来，“如果能更有些古典范和本土元素，感觉会更好！”这个广告创意，起码第一次明确地把槟榔的知识分子受众提了出来，即使娱乐搞怪，却也不无根基。

实惠版：一人一包，万事盛意

三个身着旗袍的少女满怀激情表演广告却忘了词，互相有些责怪，对评委的点评也不是全面认可，但她们还是出了“急才”，走下舞台，满面笑容地给3位评委、3位媒体观察员一人送了一包“雄究竟”，本土品牌的实在、亲切，立刻无声地在摄影棚洋溢开来。

“准备不是很充分，但以后如果还有机会，就一定要认真做好准备，表现你们的风采……”评委点评很是温柔，著名电视人红胖子在评委席上更是开起了玩笑，对这意外的福利大感满意。



朱健

史诗大美、求真、至善的品格，总是能令读者在酣畅淋漓的审美愉悦中，提升生命境界，实际上就是心灵的救赎。

■朱健

托尔斯泰随想

今年托尔斯泰(1828-1910)逝世百年。岁月流逝，我已多年未读托翁。十几二十岁时确属其“铁杆粉丝”，不惜“倾家荡产”购其书，焚膏继晷而读之。

然初次相遇却是偶然碰上的。抗战开始，我是个初中生，随学校从山东流亡到川北小城罗江。弦歌不辍，有幸受业李广田先生门下。李老师为学校建立了个小小图书馆，当然品位不俗。我偶尔见到一本厚厚的《战争与和平》，猜度与我们生死相依的抗日战争相关。打开一看，麦克昂译（后知为郭沫若）；作者托尔斯泰，李老师在课堂上介绍过的俄罗斯作家之一（尚有普希金、涅克拉索夫、果戈里、屠格涅夫、高尔基等）。但读起来有点乏味，因为译文半文半白；现在还记得一句“华靴锦袜”，难记究竟。于是废书兴叹，送回图书馆。

真正读《战争与和平》全书是一九四三年。当时我流落到秦岭南麓大山深处小镇庙台子，当长途汽车站谋生。车站附近自成一个藏垢纳污的小社会，空气中似乎永远有种臭味。广田师言传身教培育我对书的爱好，保留一方心灵净土，免于堕落。收入虽极菲薄，然一人一口，温饱无虞。职业之便，司机皆属哥们，随意搭哪位的车，长途奔袭三百余里，到陕南都会汉中，倾囊以尽，抱回来一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托尔斯泰的书，还有涅克拉索夫的长诗《严寒通红的鼻子》。屠氏《父与子》《贵族之家》等六大名著全齐。陀氏是他二十四岁初始之作《穷人》。托尔斯泰当然《战争与和平》，是高植的全译本。《穷人》平平，不像《罪与罚》、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》那般撕心裂肺的灵魂审判，故印象不深。屠格涅夫太精致太高雅太贵族，和小站员的精神世界距离有点远，“六大名著”一本也没读完。至于《战争与和平》，没日没夜读得如痴如狂。讲不出什么道理，就是“感觉”：写的太好了！

多年后读《复活》，读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有所比较，似乎稍稍“感觉”到一点好在哪儿。《复活》是一位“忏悔贵族”的老爷爷，须发皆白，牙脱舌僵，口齿不清，絮絮叨叨道德说教。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有很多精彩篇章，读来迷醉。比如安娜与渥伦斯基的车站一见钟情、狂热的赛马场景及渥伦斯基受伤时安娜的失态、安娜卧轨自戕时绝望的精神状态等等，堪称绝唱。但凄绝艳绝的安娜身后，总看到托尔斯泰巨大的背影，听到他喃喃不休地对俄罗斯社会当时困境与未来出路的议论：“志在改革”的列文，似乎是托翁的代言人。《战争与和平》则没有代言人，三十多岁的托尔斯泰奋不顾身直接进入“现场”，与他的人物同呼吸、共悲欢，心心相印、息息相通。甚至“忘记”自己作家的“身份”，长篇大论，直接发言。

这些发言我读不懂，但被字里行间的热情感染，常常高声吟诵。应当说托尔斯泰用自己的心血之火照亮了历史的庄严、生命的壮丽和人性之美。所以《战争与和平》是诗性小说，理所当然被称之为史诗。而史诗大美、求真、至善的品格，总是能令读者在酣畅淋漓的审美愉悦中，提升生命境界，实际上就是心灵的救赎。我这个当年涉世未深的汽车站小站员正是一名被救赎者。值此托翁百年忌辰，写几句话，聊表感念之意。